

百年 汉阳造

张晓伟 著

2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汉阳造. 2/张晓伟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307-08751-4

I. 百…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4324 号

责任编辑: 郭 静 责任校对: 刘 欣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5.5 字数: 402 千字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8751-4/I · 431 定价: 52.00 元(共二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百年 汉阳造②

目 录

第十章	多方诛杀	/385
第十一章	血溅暗夜	/429
第十二章	危在旦夕	/473
第十三章	祸起萧墙	/526
第十四章	险恶用心	/560
第十五章	父子之情	/620
第十六章	酝酿义举	/680
第十七章	关键时刻	/714
第十八章	武昌枪声	/748
尾 声		/785

第十章 多方诛杀

1

一阵阵阴风刮来，让这寂静的四周多了几分鬼气。鬼七在那座孤坟前不知坐了多久。那坟里埋藏着他的思念，可更多的是他给自己所造成的痛苦，那痛苦已经不仅仅是自责。

或许为了独自想想心事，也免得兄弟们窥得他的痛处，他是自己悄悄来到这里的，却没想到把危险也带到了这里。此时的草丛中，悄悄地隐伏着一个人，这个人是大和洋行的日本人。他悄悄给枪膛里压上了子弹……

鬼七诈得长野大量的金钱，导致长野深感耻辱，那种被戏弄了的耻辱怎么会让长野善罢干休？

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将鬼七置于死地早已纳入计划中，只是，大和洋行已经引起警方注意，所以必须做得天衣无缝、不留痕迹。

枪手等待着鬼七一旦站起，便开枪。

可这时突然在他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人，枪手吓了一跳，收起枪，随时准备撤出。

来者是桂福。桂福找不到鬼七，料想是到这里来了。

“桂福，我让你找那户人家找到了吗？”鬼七从脚步声中就听出了是桂福，头也不抬地问道。

“大哥，兄弟一直在找。”

“你来这里干什么？”鬼七失望地说。

“大哥，兄弟们报告，陈廷顺这些天经常在大和洋行附近转悠，他会不会和小日本有什么勾当呢？”

鬼七不说话了。对陈廷顺他从来就没信任过。对兄弟俩的评价，他更看重那个对他十分不恭的陈廷安，那才是男人。同时，他认为陈廷顺是个很善于钻营的人，不可能死心塌地地维护他鬼七的利益。他几次和长野直接接触，双方有什么勾当也未可知。忽然，鬼七想起一件事：当时让他去通知长野到如意酒楼，曾明确告诉他通知完长野后马上离开大和洋行，可他为何要陪着长野到了如意酒楼呢？

“桂福，我们走。”鬼七站了起来。

两个人向路边走来，这时隐蔽处的日本枪手才发现路边还停着两辆洋车……

鬼七上车前告诉桂福：“我直接去如意酒楼，你去把陈廷顺给我叫来……”接着又和桂福小声地交待着什么。桂福不停地点头。

两人上了车。那个枪手收起枪，悄悄地跟在洋车后面。

鬼七在如意酒楼下了洋车，直接上了二楼的包厢。

他想今天弄个究竟，若那陈廷顺果然干了什么不地道的事，就马上把他处理掉！

陈廷顺对鬼七的最大价值在于他有可能从他哥那里弄到那支枪，虽然那支枪没搞到，可总算有了一支，而且从长野那儿换来了钱。对于鬼七来说，基本目的已经达到，至于巡警要找的那支枪，虽然也有赏金相跟，但如果付出太多，鬼七是不愿意做的。

鬼七点好了菜，陈廷顺也到了。

陈廷顺知道鬼七摆下这桌菜一定有目的，但是何目的他一时还猜不透。无非是三件事：陈廷安、枪和秀儿。他最怕的是涉及秀儿，因为他坚信鬼七以为秀儿已死了。

“廷顺，”两人两盅酒下肚后，鬼七开始涉及正题，“你这些天都在干什么？”

“没事我到处转转，找我哥，再注意一下傅东晨——七爷交待我的事我还没办成。我一定能把那支枪找到的！”陈廷顺早已经编好了。

“你哥在大和洋行还是傅东晨在大和洋行？”鬼七板着脸突然问道。顿时，陈廷顺傻了眼，他立即明白了鬼七的人在跟着他。

“……大哥，您都知道了，那我就说实话吧。七爷，我不能一直住在您这给您找麻烦……”

“想投靠小日本？”鬼七打断了他。

“那怎么可能？！我最恨的就是洋人，更恨东洋人！”陈廷顺立即争辩道。

“那你在大和洋行附近转悠什么？”鬼七突然厉声道。

当然，陈廷顺在大和洋行附近徘徊的目的是为了秀儿，自然，这是不能说的秘密。

“七爷您听我说完呀。咱们和长野的交道我都参与了，我就想，那小日本不太可能善罢干休呀，我想，他要是敢报复咱们，咱就得先掌握他们的

行踪——我是为了保护七爷您！”陈廷顺说得十分激昂，可鬼七却笑了：“你是把我当娃娃呀！”

“七爷，您怎么不相信我呢？还有，我一直在找机会，想把交给长野的枪偷回来！凭啥咱中国的枪给他呀！”陈廷顺知道自己必须继续“真实”下去。否则就会因为解释不清引来大祸。

“偷回来了吗？”鬼七问。

“我试着几次想进去，可小日本太精，我没捞着机会。”陈廷顺沮丧地说。

突然，一声枪响，击破了鬼七身后墙上的一个木框画。鬼七一下怔住了。陈廷顺立即扑过去，保护起鬼七。那瞬间，他心里想：如果自己死了就算命短，没死的话就能因此讨得鬼七的充分信任，尽管他心里恨死了鬼七。如果自己此番大难不死，一分钟前的所有担心都会烟消云散——陈廷顺可谓是拼死一搏，也算是老天给他一次机会，尽管他不知道哪里打的枪，是否还有第二枪。

这时隔壁传来一阵慌乱声。鬼七一把推开陈廷顺，向室外冲去，陈廷顺紧紧相跟。

桂福等人持械从隔壁包厢冲出，一个持枪的人已经冲下楼梯。桂福等人追去。

鬼七立即返回，冲到窗前，陈廷顺也跟着到了窗前。楼下门外，那个枪手上了一辆马车，待桂福等人冲出后，马车已经疾驰而去。

“七爷，你没事吧？！”陈廷顺关切地问。

“好兄弟，谢谢你。我怎么会出事？命大着呢！”鬼七哈哈一笑。说着看了看墙上的弹痕，然后看了看外面。鬼七出了包厢，这时店老板跑上来。

“七爷，怎么回事？您没事吧？”老板十分惊慌。

“没事没事。”鬼七摆摆手，“你忙你的去！有事再找你。”

老板一步一回头地下了楼梯。

陈廷顺和鬼七到了对面的包厢，看得出，枪手曾经埋伏在这。

这时，桂福等人上了楼。

“大哥，你没伤着吧？”桂福惶恐地问。

“他是想伤着我了，可我老七没那么命薄！”鬼七得意地说，“还是老子聪明吧，要是不把你们安排到隔壁，他要是打出第二枪——”鬼七看了看陈廷顺，“那可就伤到廷顺了。”

此时陈廷顺纳闷了：鬼七真的知道有人要暗杀他才将桂福等安排在隔壁保护他吗？他哪里知道，那是准备必要时把他陈廷顺置于死地的。

“妈的，跑了他了。”桂福遗憾地说。

“跑了就跑了吧。”鬼七又回到了自己的包厢，大家跟了过去。

“桂福，廷顺不知道那狗日的能不能开第二枪，但他舍命保护了我，这才是真正的兄弟。”鬼七走到陈廷顺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

“自家兄弟，自家兄弟！”桂福也拍了拍陈廷顺的肩。

“看清那个人了吗？”鬼七问桂福。

“七爷，我虽然没看太清，但我觉得面熟。”陈廷顺抢过话说。

“哦，想想，是谁？”

“好像是日本人……”桂福说。

“对，是日本人。我在大和洋行见过这个人！”陈廷顺马上说。

“那就对了！”鬼七说。

这时，厚嘴唇跑了上来。

“大哥，有客人来找您。”

“在哪儿？”鬼七随口问。

“在咱家，是长野。”

“长野?”鬼七眯起眼睛想了想，人们紧张地看着他。

“走!”鬼七一挥手。

大概因为鬼七的手下知道长野是个不速之客，所以没把他领到鬼七的房间，而是陈廷顺和桂福的房间。

鬼七和长野见面后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地客套了几句。

“长野老板不会是来讨钱的吧?”鬼七开门见山，心里暗暗佩服这小日本胆子倒是够大，那边的杀手估计还没到家，他已经到这儿来了。

长野一笑：“怎么会呢，生意一笔是一笔嘛。”

“长野老板，这话我爱听。不过我得告诉你，上次我被抓进了巡警队，你那些钱我拿一半打点人家，这才在当天回了家。”鬼七解释道。

“您知道那支枪不是我要的吗?”长野问。

“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那支枪可是我从陈延安那小子手里用一条人命换来的!”

“那可能就是我们都上当了!”长野有意这么说。

“哦?他奶奶的，我也不懂枪，以为那支就是了呢。”鬼七故作沮丧地说。

“霍先生，我说过了，不是来和你要退款的。我相信我们都上了当，但是，凭霍先生的性格，不会甘心上了当吧?”

“那是当然，要是找到那姓陈的我劈了他!”鬼七咬牙切齿地说。

“那倒不用，我还是想要那支枪的。”

“那就是咱们之间的又一笔生意?”鬼七立即问道。

“当然。”

“那好，这回咱生意成了再提钱，我也不需要你交定金了。”鬼七很仗义地说。

“一言为定！”长野和鬼七握了握手。

长野是真的还想要那支枪还是来给鬼七送葬的？鬼七自己怎么也想不明白了。

2

焦伯琛垂头而立，脸色难看。因为他的顶头上司——巡警局长正在训他。

“我以前那么信任你，可你都做了什么让我脸上有光的事？这一年多净出和枪有关的案子了，你一个案子也没给我破！”局长越说越气。

“卑职一定再行努力！”焦伯琛不敢回嘴。

“那我就限期破案了。一个月内如果几个案子一个也没眉目，就怪不得我了。”局长走前扔下一句。

焦伯琛送走了局长，回到办公室郁闷了。他想：我一个小小巡警队长，权力没你们大，处处遭掣肘，让我如何破案？

焦伯琛正在喝闷茶，鬼七来了。

鬼七将自己险些被刺、长野又要“买枪”的经过告诉了焦伯琛。别看鬼七爱钱，但他恨日本人，和日本人的游戏怎么玩，他是有底线的，他可不想把自己搅进那个太大的漩涡。

“从今以后，你愿意帮我、帮我们巡警做事你就帮帮，不想帮你就给我离那支枪远点！我要是再知道你搞那些鸡鸣狗盗的事，可别怪我不客气！”焦伯琛当真动了火。

“姐夫，我这不是向您报告来了吗？！”鬼七不知道焦伯琛哪来的这么大的火药味。

“局长刚走，我要是再破不了案，这碗饭我就不用吃了！”

“姐夫你放心，这个忙我肯定帮你！”鬼七马上说，他知道没了这个姐夫，他的半个后台就塌了。

“抓住陈延安，或是找到枪都行！”焦伯琛语气缓和了些。

“要不把那个陈廷顺交给你们？”鬼七说。

“得，他不是主犯，枪也不在他那儿，要他有个屁用？！先放你那儿，实在不行我再捕了他！”

“姐夫你放心，只要我弄到枪和人就交到你这儿！”鬼七保证道。

“那就快去吧。”焦伯琛挥挥手。

鬼七一走，焦伯琛马上向属下布置任务：撤回在刘氏铁器行附近监视傅东晨的便衣，全队巡警在全城寻访陈延安……

很快，有便衣来报告，发现了当初和陈延安在酒馆一起喝酒的那帮讨饭的。焦伯琛认为在汉阳无根无底的陈延安很可能和讨饭的人混在一起，立即带人亲自去搜捕。

焦伯琛等人赶到了那个破屋，可没有陈延安的影子。问他们是否看见过陈延安，黑老大说没听说过这个人。当焦伯琛告诉他就是请他们喝酒的那个，黑老大似乎才恍然大悟，但他说：“您一说我们才知道他叫啥名。没看见他呀，我们也找他呢，又想喝酒了！”

焦伯琛哭笑不得地离开了破屋。

焦伯琛知道，虽然汉阳不算大，可紧邻着汉阳的还有汉口、武昌，要找这么个十分机警的人也和大海捞针差不多了。焦伯琛还知道，唯一的线索可能来自余怀庆，但是他又深知，对这条线索，他要十分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把他所尊敬的余怀庆拖入案子。

焦伯琛到了兵工厂，才知道余怀庆不在。焦伯琛立即到余府拜访。

焦伯琛想从余怀庆这里得到什么和能得到什么他自己一时也无法预料，但他相信，对于陈延安，余怀庆可能比他知道得多。他只期望能在不经意间得到点信息，这样就不会伤害到余怀庆。

到了余府，余怀庆却不在家。接待他的是罗秋月。

“余大人没在兵工厂呀，怎么也不在家？”罗秋月说余怀庆没在后，焦

伯琛边打量着罗秋月边问。

“我家老爷可能去了张大人那里。”罗秋月说。她说的张大人是指湖广总督张之洞。

“小姐，你是？……”焦伯琛紧紧盯着她问。

“我是丫头秋月。”罗秋月不冷不热地说。她对巡警没什么好感。

焦伯琛听说过余府有个丫头，相当于余怀庆的养女，却想不到就是眼前这个姑娘。

离开余府后的焦伯琛既有丝疑虑也有股兴奋。

刚回到巡警队，就有巡警告诉他：有个乱党被另一个巡警队抓住了。

“队长，您说要是这个乱党让我们抓住多好，局长也不会再训斥您了。”这个巡警很同情焦伯琛。焦伯琛一言不发，将胡三等几个亲信叫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们秘密布置了任务……

……

一位同志被捕后，唐季恺得到了上级的指示，将革命党的活动中心移至武昌。

很快，名为“科学补习所”、实为革命党宣教场所和机关的所在地设在了“湖北工艺学堂”的不远处。

一切安顿下来后，唐季恺立即总结近来革命党活动的受阻与同志被捕的原因所在，在听取了各方面报告并综合各种情报后，得出结论，祸源是陈廷安！

唐季恺一直认为若能将陈氏兄弟拉进革命党，就会是有生力量，而一旦他们成为朝廷的鹰犬，就是革命党的对头。而就目前情形看，这兄弟俩虽然没有直接阻碍革命，却拒绝了革命，而且因为他们似乎无目的的莽撞行动，搅起了汉阳一带一波波的不靖。虽然他们的行动并无政治意图，却引发了巨大的波澜，不但惹起各种势力的关注，也将革命党推到了台前——这就如同拔出萝卜带出泥，而泥却是被动的。换句话说，革命党的

活动因为他们而更加引起当局的注意。

此时，陈氏兄弟尤其是陈延安，对革命党是危险的。他们明确拒绝了革命，虽然尚未成为当局的帮凶，但这种可能随时会发生。而且，因为他们的存在，巡警的活动频繁了，革命党人也因此大大受到掣肘。

唐季恺下了决心：除掉陈延安！

从他所掌握的情报看，这兄弟俩中陈延安更具危险性。为了避免在暗杀陈延安时暴露革命党的身份，他决定派帮会人士动手……

密令刚刚送出去，小吴来向他秘密报告一件事情……

唐季恺很高兴，决定马上去看一位老兄弟。

唐季恺刚走，傅东晨就来了，在得知唐季恺已经下达了暗杀陈延安的指令后，不觉吃了一惊。

此时，唐季恺已经出现在了虾米家的附近。

奶奶一个人在棚子里摸索着收拾“家”，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听觉格外灵敏的奶奶感觉到脚步声异常，立即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可脚步声越来越近，直至进了棚子。

“您找谁呀？”奶奶警觉地问。

唐季恺终于看清了老太太。

“婶子……是您！”唐季恺激动地说。

“你是……”奶奶细细地听着声音。

“婶子，我是老逮子的朋友，我是显魁呀！”唐季恺看着奶奶，一字一顿地说完后，期待地看着老太太。

奶奶凝神片刻，突然伸出手来抚摸唐季恺的面颊。“显魁，显魁呀！”奶奶有些激动，眼泪也随之流了下来。

唐季恺搀扶着老人坐下。“婶子，老逮子呢？”已经适应了棚子里光线的唐季恺边打量着边问。

奶奶怔了一下：“你不知道？”

“婶子，他怎么了？”唐季恺意识到了什么。

“他……死了三年了。死在了大牢里。”奶奶低声说。

唐季恺怔了好久：“怎么会这样……出了什么事吗？”

“几年前回来后，他不时地和你们那帮义和团的兄弟来往，谁知道犯了哪道天条呀，就被官府抓了进去……”奶奶说。

“婶子，我明白了。”唐季恺说。

原来，虾米的父亲老逮子曾是唐季恺义和团时的好兄弟，唐季恺想不到虽然意外知道了他家的所在，老兄弟却已不在人世……

“显魁呀，这些年我真没少念叨你……那个孩子还好吗？”奶奶拉着他的手问。

唐季恺愣了一下，随后马上明白了，忙不迭地说：“好，好呀。有机会时我一定领他来看看您。”唐季恺认真地说。

唐季恺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个银元，悄悄地放在老人的床边。

……

此时，余府中的罗秋月手里攥着个字条，回到了自己的床边，坐下后打开那字条，只见字条上写着：尽快除掉陈廷安！陈近日可能会出入刘氏铁器行……

罗秋月惊出一身冷汗。

按年龄说，罗秋月当是情窦初开之季，但自幼在余府所受的教育与严格的规范，及至后来帮会中所受到的称兄道弟的熏染，使得罗秋月的思想意识也较为简单甚至有点男性化。在她看来，帮会与革命党的性质没什么不同，都是以江湖道义为根本的“兄弟会”，上头的指令要毫不迟疑、不容怀疑地执行。但她视陈廷安为朋友，最少不是仇人，有什么理由除掉他呢？不过她知道这是组织的命令。作为帮会成员的罗秋月深知“规矩”的重要与革命党言出必行、令行禁止的严格。罗秋月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

第一次见到陈廷安的情形……她不明白革命党为何要除掉他，却知道这是命令。

当唐季恺告别了虾米奶奶的同时，罗秋月一身素装悄悄离开了余府。

罗秋月叫了辆洋车，准备往刘氏铁器行方向而去。可刚拐过一条街，突然被几个巡警拦住。

“干什么？”罗秋月坐在车上没好气地问。

“搜查乱党！”巡警不客气地说。

“看我像乱党？”罗秋月更没好气儿了。

“下车！乱党又不是脑门上贴标签的。”巡警吼道。

“我是余怀庆余总办府上的小姐！”罗秋月仍然不示弱。

“哦……余府的小姐。”巡警打量着罗秋月，“可我们也是奉上司的命令，对经过这条街的人无论是谁，都要搜查。不是我们不给小姐的面子，是小姐也得让我们好活呀。”

说着，另外几个巡警将枪口对准了她。罗秋月无奈，只好下了车。

“小姐，男女授受不亲，本不该搜小姐的身，好在这些弟兄们都在场，我们绝不是占您的便宜，您就委屈一下吧。”说着这个巡警要搜罗秋月的身。怒火中烧的罗秋月强压着愤怒，但她很快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她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更不想惹出事端连累了余怀庆。她只是祈祷身上的飞镖不要被搜到。

虽然搜身的巡警不敢乱摸，可搜得却十分认真。

罗秋月作为女人，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男人接触她的身体。她强压着自己的愤怒甚至一些恶心，并急速地思考着对策。

结果，那个巡警在她的肘弯里搜到了三枚飞镖。事已至此，罗秋月只能听天由命了。

巡警摆弄着飞镖：“小姐，这是干什么用的？”他有点兴奋，却未表现

出极大的意外。

“先生，世道如此之乱，我一个上街的孤身女子不该带个防身的家伙？”罗秋月不知道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

“哦……看在你是余府的大小姐，我们就不为难你了，不过这飞镖可不能还给你了。”巡警说。

罗秋月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快就结束了。可她不想让对方看出她急于脱身。

“先生，那三个小刀都是一样的，您留下一个还不行吗？”罗秋月故作天真地问。

巡警想了想：“那好，还给你一个。免得你遇到坏人后怪我们。”巡警递给了她一枚飞镖。

罗秋月上洋车，告诉车夫回府。出师不利，她取消了本次行动。

很快，那两枚飞镖摆在了焦伯琛的桌子上。他又把在鬼七家门前遇险时的飞镖拿出来，和那两枚摆在一起。三枚飞镖一模一样。

焦伯琛几乎已经认定：罗秋月就是鬼七的一双儿女中的女儿！为此，他兴奋不已。

鬼七的儿女就是焦伯琛的妻侄和妻侄女。虽然两人是至亲，但对于鬼七当年的恶行，焦伯琛恨之入骨。本以为那两个孩子早已不在人世，就是在人世怕是一生也寻见不得，却不想娥儿出现在了余府。焦伯琛虽然很兴奋，但他不想马上告诉鬼七。一则让他为自己赎罪，二则，一旦把真相公布于众，可能会有太多的麻烦。眼下，焦伯琛还不能确定罗秋月是帮会成员还是乱党分子，无论是哪个，都会直接牵扯到余怀庆，那时的局面，就不是他焦伯琛所能左右的了。

这时，焦伯琛接到报警：出了件人命案子。不敢怠慢的焦伯琛立即出警。